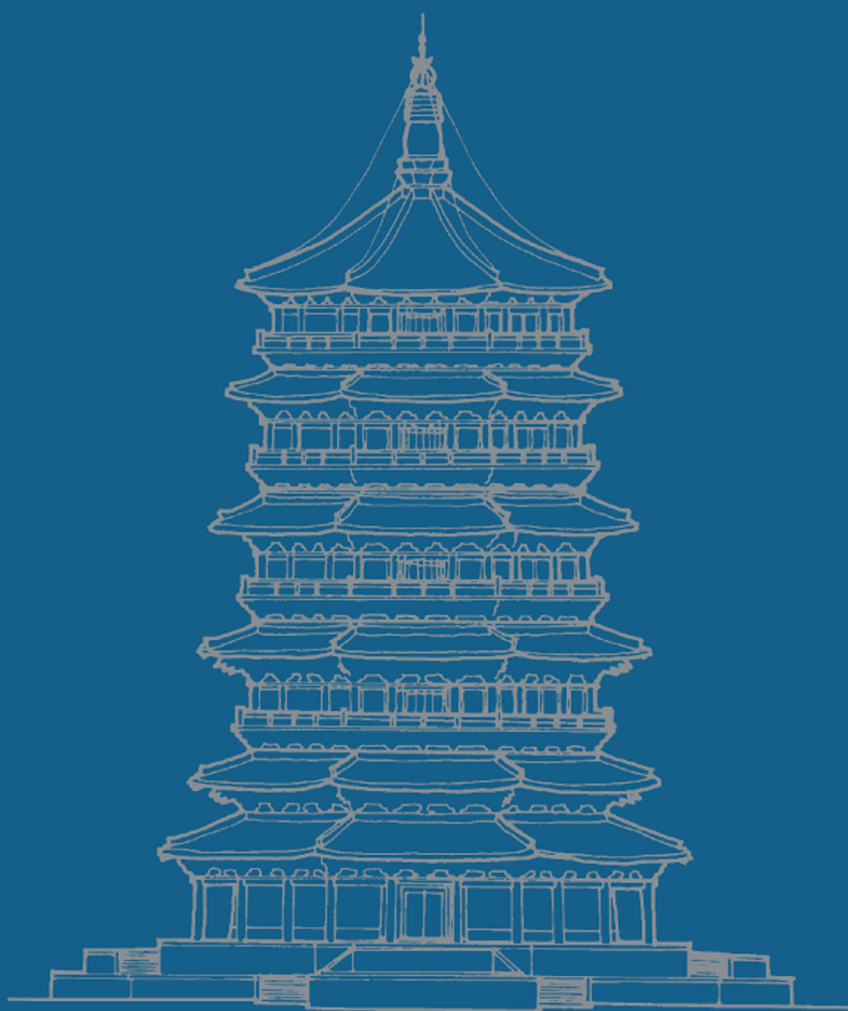


*2013*  
**華嚴專宗**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3 / 陳一標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 華嚴蓮社, 2014.03

冊 ; 公分

ISBN 978-986-90427-2-7(全套 : 平裝)

1. 華嚴宗 2. 文集

226.307

103006384

2013  
**華嚴專宗**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編審：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主編：陳一標

執行編輯：鄭梓含

出版機關：財團法人臺北市華嚴蓮社

發行機關：財團法人臺北市華嚴蓮社

地址：10056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 44 號

電話：(+866-2) 2351-8333

傳真：(+866-2) 2321-8958

印刷公司：新店影印

出版日期：2014 年 3 月初版



財團法人臺北市華嚴蓮社

弘法·慈善·教育·文化

## 試論《華嚴經》的構成與流布——以梵藏文獻為中心

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 副教授  
薩爾吉

### 摘要

《華嚴經》作為一部大部頭的佛教經典集成，在吐蕃時代已經被完整翻譯為藏文，且經卷的開合與漢譯華嚴有一些不一致之處，最突出的表現是藏譯華嚴中稱之為「華嚴品」和「普賢品」的兩品在漢譯中闕。此外，藏譯中還保存了《華嚴經》的部分異譯，這在藏譯佛經的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華嚴經》中的部分品類以單經的形式在歷史上亦曾流行，這不僅由早期漢譯佛典證實，亦由藏文經錄和梵文引文證實。《華嚴經》的「賢首品」在《大乘集菩薩學論》中亦有近乎完整的引用。本文擬討論如下幾個議題：一是從梵文的視角檢視「華嚴」譯名的由來，《華嚴經》梵本的傳世情況；二是探討藏譯《華嚴經》的經題、經卷的開合，以及「華嚴異譯」、「華嚴別譯」的情況；三是探討《華嚴經》在印藏漢佛教文化圈中的交涉，以及藏族人對漢譯《華嚴經》傳譯和傳承情況的認識。

通過對《華嚴經》相關梵藏文獻的探討，不僅可以豐富我們對《華嚴經》的認識，而且有助于從整體上推進《華嚴經》的相關文獻研究。

**關鍵字：**《華嚴經》、梵文、藏譯

## 一、梵文文獻視角下的《華嚴經》

### (一) 經題

我們現在所熟知的梵文佛典的標題多是得自藏譯佛典之便。藏譯佛典一般在經文之初都會以藏文字母轉寫的方式給出經文的印度語標題 (rgya gar skad du)，然後再給出藏譯標題 (bod skad du)，根據藏譯，《華嚴經》的梵文經題全稱為《大方廣佛華嚴經》(*Buddhāvataṃsaka-nāma-mahāvaiṣṭyasūtra*)，簡稱 *Buddhāvataṃsaka*，後者亦收錄在吐蕃時候編輯的梵藏辭書《翻譯名義大集》(*Mahāvvyūtpatti*) 中。<sup>1</sup> 《華嚴經》的梵文標題亦可從梵文文獻得以證實，俄羅斯聖彼德堡收藏有十三世達賴喇嘛贈送的《華嚴經·普賢行品》(*Samantabhadracaryānirdeśa*) 殘片，跋文說該經是「十萬頌大方廣佛華嚴經」(*Buddhāvataṃsake mahāvaiṣṭyasūtre śatasahasrike granthe*) 中的一品。<sup>2</sup> 最近，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和奧地利科學院聯合出版了西藏自治區梵文文本系列叢書的第七冊，這是二十部短小梵文經典的集成，其中一部題名為《顯無邊佛土功德經》(*Anantabuddhakṣetraguṇodbhāvana-nāma-mahāyānasūtra*)，該經相當於《華嚴經·壽量品》，跋文說該經出自「方廣藏佛華嚴」(*Buddhāvataṃsakād vaiṣṭyapīṭakāt*)，<sup>3</sup> 這證實了上述《華嚴經》的梵文標題。

《大方廣佛華嚴經》經題中的「大方廣」(*mahāvaiṣṭya*) 一詞可以視作佛陀言教的一種形式，許多大乘經典均冠有此標題，亦稱方等、廣破，此不贅述。難解的是「華嚴」(*avataṃsaka*) 一詞。*Avataṃsaka* 亦寫作 *avataṃsa*, *vataṃsa*, *vataṃsaka*，一般指耳環、耳飾，Monier-Williams 的《梵英詞典》收錄有 *avataṃsa*、*vataṃsa*，釋義為“a garland, ring-shaped ornament, ear ornament, ear-ring, crest”。<sup>4</sup> Edgerton 的《佛教混合梵語詞典》收錄了 *avataṃsaka*，給出

<sup>1</sup> 棟亮三郎，《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譯名義大集》，S 1329。需要提請注意的是，在漢傳佛教的歷史上，往往將《華嚴經》的梵文標題指稱為 (*Buddha*) *gaṇḍavyūha*，但從梵藏文獻來看，*gaṇḍavyūha* 只是《華嚴經·入法界品》的標題，並不能用來指稱整部《華嚴經》。漢傳佛教的這一說法應該來自法藏 (643–712)，他在《華嚴經探玄記》中說：「華嚴之稱，梵語名為健拏驃訶。健拏名雜華，驃訶名嚴飾。」(T35, no. 1733, p. 121a10–11)，澄觀 (737–838) 也繼承了這種說法：「依今梵本。云摩訶毘佛略勃陀健拏驃訶修多羅，此云《大方廣佛雜華嚴飾經》，今略雜飾字耳。」(《大方廣華嚴經疏》，T35, no. 1735, p. 524b20–22)。

<sup>2</sup> 轉引自 Ōtake, Susumu., “On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Buddhāvataṃsaka-sūtra*,” p. 89.

<sup>3</sup> Vinita Tseng (ed. and tr.), *A Unique Collection of Twenty Sūtras in a Sanskrit Manuscript from the Potala*, p. 582.

<sup>4</sup> Monier-Williams, Sir Monier.,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p. 98, 915.

的釋義是「集合」(a large number, collection)。<sup>5</sup> 就佛教文獻而言，avatamsaka 除了上述釋義，也有別的用例，以下分別敘述。

### 1. (花做的) 耳飾。

此種用例在梵文佛典中較為多見，例如，avatamsaka 在《方廣大莊嚴經》中出現四次，均指用花做的耳飾，<sup>6</sup> 該詞還出現在《撰集百緣經》第 61 緣、<sup>7</sup> 《三摩地王經》、<sup>8</sup> 《律本事》、<sup>9</sup> 《律經·布薩事》等經論中。<sup>10</sup>

### 2. 蓮花的臺/藏?

Avatamsaka 在《華嚴經·入法界品》中出現一次，描述的是從海中出現的蓮花，其中說到蓮花的各部分時用到了該詞：

梵文：Tasya mama kulaputra evaṃ yoniśaś cintāmanasikāraprayuktasya  
mahā- sāgarasya-adhastān mahāpadmaṃ prādurabhūt |  
aparājita-maṇi-ratnendra- nīla-maṇi-vajra-daṇḍam  
mahāvaidūrya-maṇi-ratna-**avatamsakaṃ** jāmbū-  
nada-suvarṇa-vimala-vipula-patraṃ kālānusāri-candana-kalikā-vyūham  
āsmagarbha-ratna-kesaropetaṃ sāgara-vipula-vistīrṇa-pramāṇam.<sup>11</sup>

藏譯：De ltar kho bo tshul bzhin du bsam pa yid la byed pa la brtson par  
gnas pa'i tshe | rgya mtsho chen po'i 'og gi gzhi las pad mo chen po nor bu  
rin po che indranīla thub pa med cing rdo rje lta bur sra ba'i chu ba can | nor  
bu rin po che vaidūrya dam pa'i **rgyan** dang ldan pa | 'dzam bu chu klung gi  
gser ltar dri ma med pa'i lo ma rgya chen po can || dus dang mthun pa'i tsan  
dan gyi snying po'i rgyan gyis brgyan pa | rin po che āsmagarbha'i ze ba can  
| rgya mtsho tsam du yangs shing rgya che ba.<sup>12</sup>

<sup>5</sup> BHSD 71. Edgerton的釋義很可能是受了藏譯 phal po che 的影響。

<sup>6</sup> 藏譯見 D 95, 87b1, 176a4, 7: me tog rna rgyan; 104b2, 108b6: me tog gi rna rgyan。地婆訶羅漢譯《方廣大莊嚴經》有兩處分別譯作「莊耳花」(T3, no. 187, p. 567a22) 和「耳璫」(T3, no. 187, p. 599a16)。

<sup>7</sup> 漢譯未予譯出，藏譯為 rna ba'i gong rgyan (D 343, 169a2)。

<sup>8</sup> 那連提耶舍譯《月燈三昧經》譯作「耳璫」(T15, no. 639, p. 604a3)，藏譯為 rna ba'i rgyan (D 127, 131a5)。

<sup>9</sup> D 1, Ga, 146a6: me tog gi thum bu'i rna rgyan.

<sup>10</sup> D 4117, 441-2: me tog rna rgyan.

<sup>11</sup> Vaidya, P. L. (ed.), *Gaṇḍavyūhasūtra*, p. 52.

<sup>12</sup> D 44, Ga, 329b5-7.

《六十華嚴》：作是念已，即見海底水輪之際，妙寶蓮華自然湧出。伊那尼羅寶為莖，閻浮檀金為葉，沈水香寶為臺，碼碯寶為鬚，彌覆大海。<sup>13</sup>

《八十華嚴》：善男子！我作是念時，此海之下，有大蓮華忽然出現，以無能勝因陀羅尼羅寶為莖，吠瑠璃寶為藏，閻浮檀金為葉，沈水為臺，碼碯為鬚，芬敷布濩，彌覆大海。<sup>14</sup>

《四十華嚴》：善男子！我作如是思惟之時，從大海中有大蓮華，眾寶莊嚴，欻然出現，以無能勝帝青頗胝迦金剛摩尼王寶為莖，毘瑠璃摩尼王寶為臺，無垢清淨閻浮檀金為葉，隨時芬馥白栴檀香沈水妙寶而為其藏，黃色映徹碼碯寶王以為其鬚，百萬摩尼寶莊嚴網羅布其上；凡所莊校，周圓無際，光榮四照，彌覆大海。<sup>15</sup>

這裏講到了蓮花的莖、藏、葉、臺、須（或莖、臺、葉、藏、須）等，對 *avatamsaka* 一詞，漢譯或譯作「臺」，或譯作「藏」，藏譯譯作 *rgyan*。這究竟指的是蓮花的哪一部分並不清楚。<sup>16</sup> 同樣的敘述在其他經典中也有發現，例如，《十地經》在講到十地菩薩生起最後三昧時，會有此種蓮花出現，但是彼處並未出現 *avatamsaka* 一詞：

Mahāvaidūrya-maṇi-ratna-daṇḍam atulya-candana-rāja-karṇikam  
mahāśmagarbha-kesaram jāmbūnada-suvarṇāvabhāsa-patram.<sup>17</sup>

這裏分別指稱了蓮花的莖、臺、須、葉。以《八十華嚴》為據，「臺」對應其中的「沈水為臺」，因此，*avatamsaka* 當對應其中的「藏」。關於此點，以下還會涉及。

### 3. 《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中的 AVATAMSAKA。

《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在每品結束之際有時候說其出自「菩薩藏華嚴大方廣經」(*Bodhisattvapīṭakāvatamsakān mahāyānavaipulyasūtrād*)，<sup>18</sup> 藏譯也保存了這樣的說法(*Byang chub sems dpa'i sde snod phal po che theg pa chen po rgya*

<sup>13</sup> T9, no. 278, p. 691a6-9.

<sup>14</sup> T10, no. 279, p. 335b21-24.

<sup>15</sup> T10, no. 293, p. 681b6-13.

<sup>16</sup> 漢譯中「臺」「藏」的互換或許說明當時的譯師將 *avatamsaka* 和 *vyūha* 作為同義詞使用，而 *vyūha* 除了「排列、配置」的含義外，也有「聚集、集合」的含義，這或許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解釋藏族譯師為何把 *avatamsaka* 譯作 *phal po che*。關於藏譯《華嚴經》的經題，參見下文論述。

<sup>17</sup> Vaidya, P. L. (ed.), *Daśabhūmikasūtram*, p. 55.18-20.

<sup>18</sup> Gaṇapati Śāstri, T. (ed.), *Mañjuśrīmūlakalpa*, p. 70.

che ba'i mdo las) ,<sup>19</sup> 但是這個信息沒有反映在天息災的漢譯中。此處的 avataṃsaka 似乎是經典的類名，但是含義並不清楚。

4 · 《法華經》中的 AVATAṂSAKA 。

Avataṃsaka 在《法華經》中出現一例：

梵文 <sup>20</sup>	藏譯 <sup>21</sup>
uccān mahantān ratanāmayāṃś ca chatrāṇa koṭīnayutān anantān   dhārentime paṇḍita bodhisattvāḥ <b>avatāṃsakān</b> yāvat brahmalokāt	gdugs rnam bye ba khra khrig mtha' yas pa    rin chen dag las bgyis pa mtho zhing che    <b>phal chen</b> tshangs pa'i 'jig rten par thug pa    byang chub sems dpa' mkhas pa 'di dag 'dzin
笈法護漢譯 <sup>22</sup>	鳩摩羅什漢譯 <sup>23</sup>
廣大周匝，七寶嚴飾，聰明智慧， 諸菩薩執，身形高長，上至梵天。	其大菩薩眾，執七寶幡蓋， 高妙萬億種，次第至梵天。

這裏講的是莊嚴佛土的寶傘蓋層層疊疊，直抵梵世，藏譯「集會」( phal chen) 也是對 avataṃsaka 的通常翻譯，但該詞的漢譯在笈法護與鳩摩羅什的譯本中也沒有反映出來。該句頌文之前有長行表達了類似含義，梵文為 ratnamayīm chatrāvalīm yāvad brahmalokād，鳩摩羅什譯作「(執持) 幡蓋，次第而上，至於梵天」，藏譯為 rin po che'i gdugs kyi phreng ba tshangs pa'i 'jig rten la thug pa，聯系梵藏文，估計 avataṃsaka 對應此處的 valī，因此，其可能有「鬘」的含義。

5 · 裝飾、集、聚。

《大乘集菩薩學論》引用了《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的大量段落，這些段落部分對應於《華嚴經·賢首品》，其中連續四次提到 avataṃsaka，<sup>24</sup> 藏譯《大乘集菩薩學論》和《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譯作「集、聚」( phal cher, phal chen)，藏譯《華嚴經·賢首品》在對應的地方一律譯作「裝飾」( rgyan)，漢譯《六十華嚴》譯作「莊嚴」，<sup>25</sup> 《八十華嚴》譯作「集、聚」。<sup>26</sup>

<sup>19</sup> D 543, 138b5.

<sup>20</sup> Vaīdya, P. L. (ed.),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p. 198.

<sup>21</sup> D 113, 124b2.

<sup>22</sup> T9, no. 263, p. 116a17-19.

<sup>23</sup> T9, no. 262, p. 44c11.

<sup>24</sup> Bendall, Cecil. (ed.), *Çikshāsamuccaya*, p. 327.6-13.

<sup>25</sup> T9, no. 278, p. 435a5-18.

<sup>26</sup> T10, no. 279, p. 74a27-b13.

### 6·佛的神變。

當 *avatamsaka* 和 *Buddha* 相聯系時，指的是佛的神變。例如，在《撰集百緣經》的第 15 緣（漢譯為第 16 緣）中，佛示現了稱之為「佛華嚴遊戲」（*Buddhāvataṃsakavikrīḍita*, *Sangs rgyas phal po che'i rnam par rol pa*）的神變，漢譯《撰集百緣經》並未給出神變的名稱，而是說明了神變的內容：

於其臍中，出七寶蓮華，各有化佛結跏趺坐，放大光明，上至阿迦膩吒天，下至阿鼻地獄。<sup>27</sup>

在《天業譬喻》(*Divyāvadāna*) 中，*Buddhāvataṃsaka* 出現兩次，也指的是佛的神變。<sup>28</sup>

### 7·三昧之名。

藏譯《宣說出生佛力神變經》(*Buddhabalādhānaprātihāryavikurvāṇanirdeśa-sūtra*) 中提到了名為「佛華嚴」的三昧 (*Sangs rgyas phal po che zhes bya ba'i ting nge 'dzin*)，<sup>29</sup> 同樣的表述在《華嚴經》中有兩見：

品名	笏法護	佛馱跋陀羅	實叉難陀	藏譯
「賢首品」		華嚴三昧 <sup>30</sup>	佛華嚴三昧 <sup>31</sup>	<i>sangs rgyas tshogs kyi ting 'dzin</i> <sup>32</sup>
「離世間品」	佛藏三昧 <sup>33</sup>	三昧名佛華嚴 <sup>34</sup>	廣大三昧名佛華莊嚴 <sup>35</sup>	<i>sangs rgyas phal po che zhes bya ba'i ting nge 'dzin</i> <sup>36</sup>

從譯名來看，笏法護將 *avatamsaka* 譯為「藏」，與前述《八十華嚴》講到蓮花時一致，藏譯《華嚴經·賢首品》中的 *Sangs rgyas tshogs kyi ting 'dzin* 在《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的對應部分則譯作 *Sangs rgyas phal chen ting 'dzin*，因此，雖然缺乏梵文原詞，但是這些譯名應該都是對 *Buddhāvataṃsaka* 的翻譯。

因此，*avatamsaka* 最初可能指某種耳飾，此種耳飾或許與蓮花有某種類比性，佛教文獻用它來比擬裝飾的重重疊疊，並且用其指稱某種最高的三昧、神

<sup>27</sup> T4, no. 200, p. 211a12-14.

<sup>28</sup> 見第 12 個故事 (*Prātihāryasūtra*) 和第 27 個故事 (*Kunāla*)，Cowell, E.B. and Neil, R.A. (eds.), *The Divyāvadāna*, p. 162.26; p. 401.14。

<sup>29</sup> D 186, 144a4-5.

<sup>30</sup> T9, no. 278, p. 434c11.

<sup>31</sup> T10, no. 279, p. 74a4.

<sup>32</sup> D 44, *Ka*, 224a1.

<sup>33</sup> 《度世品經》，T10, no. 292, p. 618a5-6。

<sup>34</sup> T9, no. 278, p. 631c19.

<sup>35</sup> T10, no. 279, p. 279b16-17.

<sup>36</sup> D 44, *Ga*, 144b4.



變，即遍滿三界、重重無盡的佛的化現。《華嚴經》對此場景有具體描寫，例如，《華嚴經·賢首品》說：

有勝三昧能出現，眷屬莊嚴皆自在，一切十方諸國土，佛子眾會無倫匹。有妙蓮華光莊嚴，量等三千大千界，其身端坐悉充滿，是此三昧神通力。復有十剎微塵數，妙好蓮華所圍遶，諸佛子眾於中坐，住此三昧威神力。<sup>37</sup>

《華嚴經·十地品》講到菩薩得最後三昧時說：

獲得無數諸三昧，亦善了知其作業，最後三昧名受職，住廣大境恒不動。菩薩得此三昧時，大寶蓮華忽然現，身量稱彼於中坐，佛子圍遶同觀察。<sup>38</sup>

《華嚴經·十定品》中普賢菩薩講到三昧時說：

菩薩摩訶薩以三千大千世界為一蓮華，現身遍此蓮華之上結跏趺坐，身中復現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有百億四天下，一一四天下現百億身，一身入百億百億三千大千世界，於彼世界一一四天下現百億百億菩薩修行，一一菩薩修行生百億百億決定解，一一決定解令百億百億根性圓滿，一根性成百億百億菩薩法不退業。然所現身非一非多，入定、出定無所錯亂。<sup>39</sup>

《華嚴經·如來出現品》中說：

佛有三昧名不動，化眾生訖入此定，一念身放無量光，光出蓮華華有佛。佛身無數等法界，有福眾生所能見，如是無數一一身，壽命莊嚴皆具足。<sup>40</sup>

## （二）《華嚴經》的梵文本

作為佛典集成的一大部類，《華嚴經》的梵文原本現已不存，以前我們所能看到的相對完整的單經只有《十地經》和《入法界品》，這兩部單經之所以留存很大程度是因為它們在後期佛教儀式，尤其是尼泊爾佛教儀式中的重要作用，例如，《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中說要在曼荼羅四方讀誦大乘經典，在南

<sup>37</sup> T10, no. 279, p. 77c1-6.

<sup>38</sup> T10, no. 279, p. 210a28-b1.

<sup>39</sup> T10, no. 279, p. 213b19-27.

<sup>40</sup> T10, no. 279, p. 277a10-13.

方讀《佛母般若波羅蜜經》，西方讀《聖月光三摩地經》，北方讀《聖華嚴經》，東方讀《聖金光明經》，<sup>41</sup> 參校梵本，此處的《聖華嚴經》指的就是《華嚴經·入法界品》（*Gaṇḍavūyaha*）。再如，同經還說「《佛母般若經》、《聖月燈經三摩地經》、《十地經》、《金光明經》、《孔雀王經》、《寶幢陀羅尼經》，如是等經早晨讀誦，至於午時隨讀多少，即時迴向收經案上，以淨衣蓋覆作禮經卷。」<sup>42</sup> 在儀式目的的驅動下，上述兩部經典在尼泊爾有大量抄本存世，學者們也做了諸多校勘工作，但是還有很多問題等待發掘，例如，尼泊爾保存的《十地經》的其中某一部貝葉抄本的年代不會晚於 7 世紀，其不僅是尼泊爾現存最古老的梵文寫本，而且代表了另一個傳本系統，但還沒有得到充分研究。<sup>43</sup> 據信，上述兩部單經的梵文本在西藏亦有保存。總體而言，西藏所藏的梵文寫本年代多為 11–14 世紀，比絕大多數尼泊爾的寫本年代要早得多，在版本校勘上的價值不言而喻。

此外，近年發現，西藏還保存有《華嚴經·壽量品》的梵文原本，寫本已經校勘出版。<sup>44</sup> 西藏保存的梵文寫本仍然是尚待開發的寶藏，相信其中還有很多值得我們關注的東西。

如前所述，《大乘集菩薩學論》曾引用過一部題名為《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的佛經，該經的梵文原本已經不存，但有藏漢譯本存世，漢譯本為趙宋時期的法天所譯，通過對該經的初步分析，我們發現《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大致可以分為五個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對應於《華嚴經·十住品》，第四部分對應於《華嚴經·賢首品》。<sup>45</sup> 借助《大乘集菩薩學論》的引文，我們可以重構梵文《華嚴經·賢首品》的絕大部分內容。

隨著對中亞發現的梵文寫本的比定，校勘，一些屬於《華嚴經》的殘片也被陸續發現，<sup>46</sup> 它們的年代估計為 6 世紀或稍後，雖然這些殘片大部分屬於

<sup>41</sup> T20, no. 1191, p. 854b4–6.

<sup>42</sup> T20, no. 1191, p. 871b3–7.

<sup>43</sup> Matsuda, Kazunobu., *Two Sanskrit Manuscripts of the Daśabhūmikāsūtra Preserved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Kathmandu*, pp. xi–xxi, Introductory Remarks.

<sup>44</sup> Vinita Tseng (ed. and tr.), *A Unique Collection of Twenty Sūtras in a Sanskrit Manuscript from the Potala*.

<sup>45</sup> 元代編定的《至元錄》注意到了《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和《華嚴經》的關係，說該經與《華嚴經第十六·十住品》同本異譯（參見黃明信，《漢藏大藏經目錄異同研究：〈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及其藏譯本箋證》，頁 129），這種說法并不十分全面。明代僧人智旭（1599–1655）也注意到了《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和《華嚴經》的關係，並且他的考察更為細緻和準確，他在《閱藏知津》中對此有專門說明，參見 CBETA, J78, no. B271, p. 799a22–b10。

<sup>46</sup> Karashima, Seishi and Wille, Klaus (editors-in-chief), *Buddhis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 The British Library Sanskrit Fragments*.

《華嚴經·入法界品》，但是相較於尼泊爾藏品，年代亦相對早。而且，目前至少發現了部分《華嚴經·離世間品》的梵文殘葉。<sup>47</sup> 這些殘片的校勘研究對我們認識《華嚴經》的構成流布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

從漢傳佛教譯經史來看，我們知道，《華嚴經》的各個部分很早就以單經的形式流傳，<sup>48</sup> 雖然後來有了晉譯《六十華嚴》和唐譯《八十華嚴》，但是，這兩個譯本並非絕對意義上的「全本」，且不說佛教傳統說龍樹在龍宮所見《華嚴經》上中下三本中僅有下本流傳，也不說流傳的下本十萬偈僅有三萬六千或四萬譯為漢言，單就漢譯所見「華嚴別譯」而言，有幾部單經也應該納入「華嚴」部類，漢文經錄的記載、印度論書的引用，以及經文內在的證據都促使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茲舉三例為例。一是《信力入印法門經》，隋法經目錄視其為《華嚴經》別品，<sup>49</sup> 龍樹所造《大乘寶要義論》引用該經五次，有三次冠名為《華嚴經》(*Sangs rgyas phal po che'i mdo*)，<sup>50</sup> 經文中數次出現「佛子」的稱呼，而「佛子」的稱呼似乎與《華嚴經》有特殊的聯系。<sup>51</sup> 另一部單經是《度諸佛境界智光嚴經》，該經漢譯有三譯，闍那崛多譯直接題名為《佛華嚴入如來德智不思議境界經》，指明了該經和《華嚴經》的關係，<sup>52</sup> 經文中亦出現了「佛子」的稱呼，<sup>53</sup> 與此相關的段落在《大乘寶要義論》和《究竟一乘寶性論》中也有引用。<sup>54</sup> 三是前面業已提及的《宣說出生佛力神變經》，該經沒有漢譯，但有吉爾吉特的梵文殘葉存世，<sup>55</sup> 亦有藏譯，其中不僅提到了名為「佛華嚴」的三昧，而且在短小的篇幅中竟然出現了六次「佛子」的稱呼。<sup>56</sup>

<sup>47</sup> Hori, Shin'ichirō., "Sanskrit Fragments of the *Buddhāvataṃsaka* from Central Asia."

<sup>48</sup> 關於此點，可以參看 Nattier, Jan., "The Proto-History of the *Buddhāvataṃsaka*: The *Pusa benye jing* 菩薩本業經 and the *Dousha jing* 兜沙經”，以及同一作者的“Indian Antecedents of Huayan Thought: New Light from Chinese Sources”。

<sup>49</sup> T55, no. 2146, p. 119c15.

<sup>50</sup> 此據藏譯，D 3934, 198a7; 213a6; 214b6(mdo 'di nyid)。

<sup>51</sup> 通過檢索漢文大藏經發現，「佛子」這一稱呼在《八十華嚴》中出現了1,726次，遠遠超過其他部類，關於此問題的初步研究，參見 Skilling, Peter and Saerji, "‘O, Son of the Conqueror’: A note on *jinaputra* as a term of address in the *Buddhāvataṃsaka* and in Mahāyāna sūtras”。

<sup>52</sup> Ōtake, Susumu., "On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Buddhāvataṃsaka-sūtra*."

<sup>53</sup> D 185, 141a3; 4.

<sup>54</sup> D 3934, 212b4-213a6; D 4025, 75a7.

<sup>55</sup> 關於梵文殘葉的研究，參考 Schopen, Gregory., "The Five Leaves of the *Buddhabaladhānaprātihāryavikurvāṇanirdeśa-sūtra* found at Gilgit”。

<sup>56</sup> D 186, 146b2; 147a1; 147a2-3; 147a6; 147b6; 151a6. 關於此經應該歸屬於「華嚴」部類的另一個證據是在德格版《甘珠爾》中它排在《度諸佛境界智光嚴經》和《宣說佛法不可思議經》之間，上面我們說了《度諸佛境界智光嚴經》屬於「華嚴」，《宣說佛法不可思議經》則

早期印度論書在引用《華嚴經》時，多數情況下並未使用《華嚴經》這一稱呼，而是直接引述其中單品的經名，唯一的例外是《大乘寶要義論》。如上所述，《大乘寶要義論》引用《信力入印法門經》五次，三次冠名為《華嚴經》，兩次冠名為《信力入印法門經》（*Dad pa'i stobs bskyed pa la 'jug pa'i phyag rgya'i mdo*），雖然我們知道一部佛經有不同的標題並不鮮見，但此處用《華嚴經》這一類名來指代目前並沒有歸入藏漢《華嚴經》譯本的佛經還是讓我們難以解釋其中的關節，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同書還三次引用了一部題名為《出生信力經》（*Dad pa'i stobs bskyed pa'i mdo*）的經典，從經題上看，應該和《信力入印法門經》是同一部佛經，漢譯《大乘寶要義論》也是如此處理，直接翻譯為《信力入印法門經》，但相關引文並不能在現存的《信力入印法門經》藏漢譯本中找到，更進一步，初步檢索發現，現存的藏漢佛典中均無法找到相關引文的表述，一個可能性是《出生信力經》指向的是歷史上散佚的一部佛經，與《華嚴經》或《信力入印法門經》沒有任何關係，但從引文內容主題而言，其與《信力入印法門經》似乎又很契合，甚至其中的關鍵角色也是文殊。看來，這其中牽涉的問題還需進一步研究。

通過檢索重要的印度論書如《大乘集菩薩學論》、《究竟一乘寶性論》、《大乘經莊嚴論》、《攝大乘論釋》、《廣釋菩提心論》、《入菩提行論》及釋、《中觀心論釋》等等，我們發現，《華嚴經》的單經（品）在這些論書中得到頻繁引用，計有「淨行品」、「十地品」、「十迴向品」、「如來出現品」、「離世間品」、「入法界品」等，這說明《華嚴經》在印度亦非常流行，也得到印度論師的很大重視。<sup>57</sup>

## 二、藏文文獻視角下的《華嚴經》

### （一）經題

藏文一般將《華嚴經》稱為 *Sangs rgyas phal po che*，這一譯名對應於 *Buddhāvataṃsaka*，並且由《翻譯名義大集》得以證實。這裏 *phal po che* 用於翻譯梵文的 *avataṃsaka*，*phal po che* 也可以寫作 *phal mo che*, *phal cher*，在藏文中一般的意思是大部分，多數，有時候可以與藏文中表示「眾多」的 *tshogs* 互換，但現存的梵文辭書並沒有給出 *avataṃsaka* 的此一含義，藏文的翻譯在這裏應該取的是其引申含義，即諸佛的集會、聚集。根據《翻譯名義大集》，*avataṃsaka* 也可以譯作 *me tog rna rgyan phal mo che*，前部分 *me tog rna rgyan*

是《華嚴經·佛不思議法品》的同本異譯。

<sup>57</sup> 關於《華嚴經》在印度論書中的流行情況，參見 Skilling, Peter and Saerji,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uddhāvataṃsaka* in India"。

往往是 *avatamsaka* 最常見的翻譯，比照漢譯《華嚴經》的古代經題《大方廣佛雜華嚴飾經》，*me tog rna rgyan phal mo che* 似乎與「雜華嚴飾」比較對應，即 *phal mo che* 對應於「雜」，*me tog* 對應於「華」，*rgyan* 或 *rna rgyan* 對應於「嚴飾」。或許藏文的 *me tog rna rgyan phal mo che* 是 *avatamsaka* 最完整的翻譯，後來則根據不同的語境翻譯為 *me tog rna rgyan* 或 *phal mo che*。

藏文文獻中也記載了《華嚴經》的另外一些藏文經題。布頓（1290–1364）在其《佛教史大寶藏論》中說：「（《華嚴經》亦）稱作《方廣藏》、《耳飾》、《蓮花飾》、《方廣經》」。《木斯唐甘珠爾目錄》中說：「（《華嚴經》）亦稱作《大方廣·聖華嚴》，亦稱作《*Smad gang 'chad* 經藏》」。《德格甘珠爾目錄》說：「《大方廣佛華嚴經》舊譯為 *Sangs rgyas rma ga chad*，也有《耳飾》的譯法」。其中「方廣」在前面已經解釋過，「耳飾」是對 *avatamsaka* 的常見翻譯，梵文辭書《無死藏》（*Amarakośa*）認為 *avatamsa*, *uttamsa*, *karnapūra* 和 *śekhara* 是同義詞，藏譯中保存有一部介紹梵文一詞多義現象的論書，稱之為《一詞多義辭書·寶鬘》（*Skad dod gcig gis don du mar 'jug pa'i mngon brjod nor bu'i phreng ba*），其中講到 *karnapūra* 的同義詞是青蓮花、耳飾、集、妙飾，而且藏文《甘珠爾》中確實保存了一部與《華嚴經》有關的題名為《耳飾》（*Mdo sde snyan gyi gong rgyan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的佛經，證明了這一用法的古老（下詳）。聯系上面的解釋，「蓮花飾」的說法也較容易理解，估計是從「青蓮花」或「雜華嚴飾」演變而來，難解的是 *rma ga chad* 一詞，藏文對此詞有各種不同的拼寫，除了上面提到的 *smad gang 'chad*, *rma ga chad*，還有 *smag chad*, *smad chad*, *rmag chad*, *rmad ga cad*, *rmad gcad*, *rmad gced* 等等。拼法的不同造成了解釋的困難，有人推測該詞正確的形式是 *rmad gcad*，*rmad* 釋為「希有，不可思議」，*gcad* 釋為「斷除」，即斷除煩惱得解脫，連起來則釋為「不可思議解脫」，這樣一來，就與《大智度論》中述及的《華嚴經》的經題《不可思議解脫經》一致，這種解釋較為牽強，且缺乏藏文的文獻證據。五世達賴喇嘛在其《深廣正法之得法錄·恒河水流第四函》（*Zab pa dang rgya che'i ba'i dam pa'i chos kyi thob yig gaṅga'i chu rgyun las glegs bam bzhi pa*）中記載了對於該詞的四種說法，一是衛巴洛色認可的 *rma ga chad*，認為該詞是「正確、純正」（*yang dag pa*）的古代拼寫；二是曲吉札巴認可的 *smag chad*，即「無有無明之蒙昧」；三是白瑪桑波認可的 *smad chad*，即「無有低劣」之義；四是巴沃認可的 *smag chad* 是 *phal po che* 的古代拼寫。五世達賴喇嘛認為前兩種說法可靠，對后面兩種說法他則表示懷疑。如果我們認為 *rma ga chad* 是正確的拼寫，那么 *rma ga chad* 看起來不像藏文固有的詞匯，或許這是一個借自中期印度語（？）的借詞，或者是譯自勃律語（*Bru sha*，吉爾吉特？），因為德格《甘珠爾》「古怛特羅部」收錄的吐蕃時期從勃律語翻

譯的續部典籍中已經出現該詞。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認可 smag chad 的拼法，或許該翻譯指向的梵文源頭語是 avatamsaka 的某種訛誤形式，可能就是 avatamaska，ava-可以被視作名詞的否定前綴，tamaska 意為「黑暗」。藏譯《華嚴經》第十一品的品名為「如來華嚴品」(De bzhin gshegs pa rmad ga cad)，該品在漢譯中闕，五世達賴喇嘛認為整部《華嚴經》的得名即源于此品，是以單品之名指稱全經。如果我們認可 smad ga chad 的拼法，還有一種可能的解釋就是 smad 對應梵文 avatamsaka 的前綴 ava-，ga chad 在藏文中有「沮喪、灰心」之義，而 Monier-Williams 的《梵英詞典》給出 vtams 的一個義項是“‘to afflict’ or ‘to be distressed’”，與藏譯的 ga chad 意義相近。需要說明的是，藏譯在各品分品處用的《華嚴經》的題名是 Sangs rgyas phal po che，而分卷時用的題名則多用 Sangs rgyas rmad gcad，藏譯《華嚴經》經題各種譯名之間的關係與流變還需進一步討論。

## (二) 藏譯《華嚴經》

藏譯《華嚴經》翻譯於吐蕃時期，譯者是 Jinamitra, Surendrabodhi 和 Ye shes sde，一些記載說譯本曾經 Vairocanarakṣita 校訂。這幾位翻譯家都是吐蕃譯經史上的重要人物，前兩位為印度人，Ye shes sde 據信是吐蕃時期翻譯佛經最多的人物，除了《華嚴經》，藏譯「寶積部」中的部分經文亦為他們三人合作完成。

藏譯《華嚴經》共分四十五品，39,030 頌，卷數各個《甘珠爾》版本之間有些出入，大致是 130 卷或 115 卷，<sup>58</sup> 四函。根據漢文記載，龍樹所傳《華嚴經》為下本十萬頌三十八品，中土所傳《六十華嚴》為前分，36,000 頌，<sup>59</sup> 《八十華嚴》則有 45,000 頌，<sup>60</sup> 藏文文獻說《華嚴經》原本有十萬頌一千品，後因種種變故，僅剩三十八品。<sup>61</sup> 雖然藏譯《華嚴經》在品目的分類上與漢譯不一致，但基本內容一致，只是相較於漢譯，藏譯多了兩品，一是第十一品「如來華嚴品」，一是第三十二品「普賢宣說品」(Kun tu bzang pos bstan pa'i le'u)。

絕大多數的藏文《甘珠爾》都將《華嚴經》作為一個單獨的部類，排在「般

<sup>58</sup> 這是因為藏文的分卷是為了經文不致散佚而對佛經的機械劃分，大致以 32 個音節為一頌，每 300 頌為一卷，有時候也以每 350 或 400 頌為一卷。

<sup>59</sup> 參見法藏《華嚴經探玄記》，T35, no. 1733, p. 122b18-25。

<sup>60</sup> 參見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T35, no. 1735, p. 524a9-12。

<sup>61</sup> 參見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頁 84 [Tāranātha, *Rgya gar chos 'byung*, p. 84]。這裡的一千品可能是一百品的誤寫，德格版《甘珠爾目錄》寫作十萬頌一百品 (D 4568, 119a7)。假設一品為一千頌，剩下三十八品約為 38,000 頌，與藏譯較為接近。

若」部類之後，彰顯了該經的重要地位。與「律部」、「般若部」、「寶積部」不同的是，前者是不同譯經團體的作品的合集，且每一部類之下都有若干相對獨立的單經，有各自的經題和跋文，而藏譯《華嚴經》為同一個譯經小組完成，全經只有一個統一的經題和跋文。但這並不能說明《華嚴經》在藏地自始至終都被作為一個統一的單元處理，相反，早期的經錄已經注意到了《華嚴經》單經的存在。

傳統認為吐蕃時期編撰了三部佛經目錄，這三部目錄以佛經保存地為名，分別是《旁塘目錄》(*Dkar chag 'phang thang ma*)、《丹噶目錄》(*Dkar chag Lhan kar ma*)和《欽浦目錄》(*Dkar chag mchims phu ma*)，其中《欽浦目錄》早佚，《丹噶目錄》保存在《丹珠爾》中，《旁塘目錄》則於近年才發現。我們先來看《旁塘目錄》。<sup>62</sup>

《旁塘目錄》在講完「般若部類」後，於第二節列出了「華嚴部類」：<sup>63</sup>

藏文	梵文	漢譯	卷數
'Phags pa shin tu rgyas pa'i mdo sangs rgyas phal po che	Ārya-Buddhāvataṃsaka-nāma-mahāvaiṣṭya-sūtra	《華嚴經》	115 卷
'Phags pa 'jig rten las 'das pa'i le'u	Ārya-Lokottara-parivarta	《離世間品》	9 卷
'Phags pa byang chub sems dpa'i sa bcu	Ārya-Bodhisatva-daśabhūmikā	《菩薩十地品》	7 卷
'Phags pa dkon mchog ta la la	Ārya-Ratnolkā	《寶光明經》	4 卷
De bzhin gshegs pa skye ba 'byung ba bstan pa	Ārya-Tathāgatotpattisambhava-nirdeśa	《如來出現品》	5 卷

<sup>62</sup> 關於《旁塘目錄》和《丹噶目錄》孰先孰後的問題，藏族學者中有不同的看法，學術界也還未達成一致意見。

<sup>63</sup> 《旁塘目錄》，頁5：'*Phags pa shin tu rgyas pa chen po sangs rgyas phal po che'i mdo sder gtogs pa*。

《丹噶目錄》也將「華嚴部類」置於第二節，緊接著「般若部類」：<sup>64</sup>

藏文	梵文	漢譯	卷數
'Phags pa shin tu rgyas pa chen po'i sde sangs rgyas phal po che	Ārya-Buddhāvataṃsaka-nāma-mahāvaiṇīya-sūtra	《華嚴經》	130 卷 <sup>65</sup>
De bzhin gshegs pa phal po che'i le'u	*Tathāgatāvataṃsaka-parivarta	「如來華嚴品」	14 卷
Byang chub sems dpa' rdo rje rgyal mtshan gyis yongs su bsngo ba'i le'u	*Bodhisatva-Vajradhvajapariṇāma-parivarta	「十迴向品」	13 卷
'Phags pa byang chub sems dpa'i sa bcu bstan pa	Ārya-Bodhisatva-daśabhūmikā-nirdeśa	「十地品」	8 卷
'Phags pa kun du bzang po'i spyod pa bstan pa	Ārya-Samantabhadracaryā-nirdeśa	「普賢行品」	13 卷
'Phags pa de bzhin gshegs pa skye ba 'byung ba bstan pa	Ārya-Tathāgatotpattisambhava-nirdeśa	「如來出現品」	5 卷
'Phags pa 'jig rten las 'das pa'i le'u	Ārya-Lokottara-parivarta	「離世間品」	11 卷
'Phags pa sdong po bkod pa'i mdo	Ārya-Gaṇḍavyūha-sūtra	「入法界品」	30 卷

對照兩部目錄，最大的一個特色是它們在列出《華嚴經》的總名後，又列出了其他一些單經(?)，但是二者的關係並不是十分清楚，從卷數來看，《華嚴經》應該指的是該經的全本翻譯，也就是我們今日所見的《華嚴經》。其他的單經則相對複雜一些，例如，《旁塘目錄》登載的《寶光明經》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傳統的藏族經錄學家對其歸屬似乎顯得猶豫不決，各種《甘珠爾》抄本刻本將其或置於「經部」，或置於「續部」，或置於「陀羅尼集部」，甚至在上述幾個部類中均予以收錄，但沒有一部《甘珠爾》將其置於「華嚴」部類中，但該經確實和《華嚴經》有很大的關係，而且部分文句對應於「十住品」和「賢首品」。證明該經屬於「華嚴」部類還有一個證據，現存 Them spangs ma 一系《甘珠爾》收錄的《寶光明經》在譯跋中明確說明該經出自《大方廣佛華嚴經》，<sup>66</sup> 這也印證了《旁塘目錄》的記載。

<sup>64</sup> *Theg pa chen po'i mdo sde shin tu rgyas pa'i phyogs su gtogs pa*，參見 Adelheid Herrmann-Pfandt (2008), *Die lHan kar ma*, pp. 12–17.

<sup>65</sup> 此據保存在德格《丹珠爾》中的《丹噶目錄》的說法，德格《甘珠爾目錄》則認為《丹噶目錄》記載為127卷，而130卷是布頓的說法(D 4568, 120a3–4)，藏族學者多認同后一種說法。

<sup>66</sup> *Shin tu rgyas pa chen po'i mdo 'phags pa sangs rgyas phal po che las | dkon mchog ta la la zhes bya ba'i gzungs kyi chos kyi rnam grangs rdzogs so*. 參考 Skorupski, Tadeusz., *A Catalogue of the Stog Palace Kanjur*, no. 127, p. 108. 關於《甘珠爾》的歷史，參見 Harrison, Paul.,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pp. 70–94. Skilling, Peter., "From bKa' bstan bcos to bKa' 'gyur and bsTan 'gyur," pp.



雖然目前我們無法在《甘珠爾》中找到上面記錄的這些單經，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假設《丹噶目錄》中《華嚴經》130卷下面列出的七部單經是《華嚴經》的全部組成，那麼這七部分總共為94卷，距《丹噶目錄》所載的130卷尚差36卷，但是這種對《華嚴經》的記述為後代藏族學者繼承，例如，布頓的《佛教史大寶藏論》在《華嚴經》條目下完全照錄了《丹噶目錄》的記載，唯一不同的是他將「普賢行品」記為十六卷。<sup>67</sup> 五世達賴喇嘛認為「如來華嚴品」細分為第一至二十九品，「十迴向品」為第三十品，「十地品」為第三十一品，「普賢行品」細分為第三十二至四十二品，「如來出現品」為第四十三品，「離世間品」為第四十四品，「入法界品」為第四十五品。<sup>68</sup> 德格《甘珠爾目錄》也基本沿用了這一說法。<sup>69</sup> 「普賢行品」組成了藏譯《華嚴經》第三十二至四十二品應該問題不大，今德格《甘珠爾》這幾品的卷數加起來是十五卷，與《丹噶目錄》的十四卷或布頓的十六卷比較接近。問題在於「如來華嚴品」的構成，從卷數來看，若按五世達賴喇嘛等人的說法，「如來華嚴品」14卷組成了《華嚴經》前二十九品，而今德格版《華嚴經》前二十九品共30卷，超出一倍多，無法自圓其說。也有藏族學者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在白嘎桑布的《經藏總論》中，他將《華嚴經》分成了八個部分，第一部分「如來華嚴品」包括第一至十一品，第二部分「菩薩藏品」包括第十二至二十七品，第三部分「十迴向品」為第二十八至三十品，其餘則與五世達賴喇嘛所述一致。<sup>70</sup> 「如來華嚴品」包括第一至十一品應該比較合理，德格版的這十一品剛好是14卷，而且藏譯《華嚴經》第十一品的品名也正好是「如來華嚴品」。前十一品與後面部分的分立從漢譯《華嚴經》的同本異譯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sup>71</sup> 但另外劃分出來的「菩薩藏品」的說法則不見於他處，《翻譯名義大集》在「華嚴」詞條後緊隨著就是「菩薩藏」，未知是否與此處有聯繫。

從印度論書對上面列舉的大多數品目的引用，以及這些品目在早期漢譯本中的同本異譯情況的觀察，<sup>72</sup> 我們有理由相信，《華嚴經》的這些品目很早就

87-111。

<sup>67</sup> 西岡祖秀，〈「プトゥン佛教史」目錄部索引I〉，§ 127。

<sup>68</sup>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 "'Khor lo mtha' ma'i snying po phul du byung ba sangs rgyas phal po che'i mtshan gyi rnam grangs ston pa'i sde snod skor," p. 248.

<sup>69</sup> D 4568, 119b1-120a3.

<sup>70</sup> Pad dkar bzang po, "thog mar sangs rgyas phal po che'i mdo bshad pa," pp. 6-23.

<sup>71</sup> 漢代支婁迦讖的譯本《佛說兜沙經》相當於《華嚴經》「如來名號品」（藏譯第十二品）和「光明覺品」（藏譯第十四品）。

<sup>72</sup> 例如，「十地品」、「如來出現品」以及「離世間品」有西晉竺法護的同本異譯，分別是《漸備一切智德經》、《佛說如來興顯經》和《度世品經》。

開始以單經的形式流行，並且不斷被印度論師作為權威而加以引述。

漢文大藏經收錄佛經的原則之一是盡量將歷朝歷代翻譯的經本都搜羅完全，因此，佛經同本異譯的現象層出不窮。藏文《甘珠爾》則與此不類，藏譯佛經歷經校訂後，絕大多數情況下只保留有一個譯本，但這並不表示歷史上這些佛經沒有同本異譯的現象。不僅部分內容相同的佛經因為翻譯底本不同或經題的不一致而被收錄入《甘珠爾》，而且隨著敦煌藏經洞文獻的發現，以及各種《甘珠爾》抄本寫本的發現，一些歷史上有過同本異譯的經論亦得以重現於世。具體到《華嚴經》而言，也存在這種情況。

《甘珠爾》中保存有《華嚴經·壽量品》的兩部同本異譯，一是《詮說諸如來佛土功德法門》(D 104: 'Phags pa de bzhin gshegs pa rnam kyi sangs rgyas kyi zhing gi yon tan brjod pa'i chos kyi rnam grangs)，一是《不可思議王經》(D 268: 'Phags pa bsam gyis mi khyab pa'i rgyal po)；《華嚴經·佛不思議法品》的同本異譯為《宣說佛法不可思議經》(D 187: 'Phags pa sangs rgyas kyi chos bsam gyis mi khyab pa)

英藏敦煌藏文文獻中保存有數件《十地經》寫本，均不全，<sup>73</sup> 編號為 82 的寫本保存有 66 葉，其餘的均只有數葉殘葉。編號為 82 的寫本首尾俱缺，但初步檢索發現其與藏譯《華嚴經·十地品》的翻譯並不一致，當是另外一個獨立譯本。Them spangs ma 一系的《甘珠爾》亦收錄有一部《十地經》的完整單獨譯本，<sup>74</sup> 經過比較，發現其與編號為 82 的敦煌寫本文句一致，當為同一個譯本，可惜的是，Them spangs ma 一系《甘珠爾》亦沒有譯跋。漢文材料中保存有一位于闐僧人尸羅達摩的行跡，他曾將《十地經》和《迴向輪經》譯梵為漢，藏文材料則說他曾將《迴向輪經》譯漢為藏，<sup>75</sup> 因此，敦煌保存的藏譯《十地經》有可能是尸羅達摩的譯作，甚至很可能是由漢文轉譯而來，當然，這一問題的解決，還需要我們仔細對讀尸羅達摩漢譯的《十地經》和藏譯《十地經》。另外，編號為 132 的敦煌寫本僅保留了《十地經》的譯跋，其中說該經出自《華嚴經》，<sup>76</sup> 並且說譯者是 Surendrabodhi 和 Ye shes sde，雖然現存《華嚴經·十地品》並沒有單獨的譯跋，聯系到 Surendrabodhi 和 Ye shes sde 也參與了整部《華嚴經》的翻譯，此處的敦煌寫本或許反映的就是《華嚴經·十地品》的譯本，

<sup>73</sup> La Vallée Poussin, Louis de,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nos. 82-86, 88, p. 34; no. 132, p. 51.

<sup>74</sup> 該經在 Stog Palace、Ulan Bator、Shel dkar 《甘珠爾》中均有收錄。

<sup>75</sup> 關於尸羅達摩及其譯經的研究，參見薩爾吉，<<甘珠爾>中保存的于闐僧人尸羅達摩譯經>。

<sup>76</sup> *Byang cub sems dpa'i sde snod | sangs rgyas phal po che theg pa chen po'i mdo la rims kyis | thams cad mkhyen pa'i ye shes kyi 'byung gnas shes bya ba sa bcu pa bstan pa'i le'u rdzogs so.*

如此，我們可以說吐蕃時期在敦煌至少有《十地經》的兩個不同的藏譯流傳。

如前所述，Them spangs ma 一系的部分《甘珠爾》還保存有一部題名為《耳飾》(*Mdo sde snyan gyi gong rgyan*) 的佛經，<sup>77</sup> 譯者是 Ce Btsan skyes，據藏文史籍《青史》(*Deb ther sngon po*) 所載，此人來自勃律 (Bru zha) 地區，德格《甘珠爾》「古怛特羅部」中收錄有他從勃律語翻譯的佛經。初步比較發現《耳飾》對應于藏譯《華嚴經》的第九至十品，《耳飾》本身也提到了這兩品的品名。<sup>78</sup> 需要注意的是，《耳飾》是《華嚴經》這兩品的另一個翻譯，二者的關係還需進一步探討。

綜上所述，雖然目前我們所見的藏譯《華嚴經》是一部首尾相貫的完整經典，但這只是藏譯《華嚴經》的主流，其間的支流和暗流還需要我們關注和研究。

### 三、《華嚴經》與印藏漢佛教的交涉

《華嚴經》中的一些單經在印度本土非常流行，這除了我們上面提到的印度論書對它們的頻繁引用外，部分單經還有印度論師的注疏存世。其中最重要的當屬《十地經》的注疏，漢譯中保存有龍樹造《十住毗婆沙論》(T26, no. 1521)，世親造《十地經論》(T26, no. 1522)，藏譯中保存有世親造《十地經論》(D 3993, *'Phags pa sa bcu pa'i rnam par bshad pa*)，日成 (Nyi ma grub) 對世親注疏的疏釋 (D 3998, *Sa bcu'i rnam par bshad pa'i rnam par bshad pa*)，以及釋迦慧對《十地經》序分的注疏 (D 3999, *'Phags pa sa bcu'i mdo sde'i gleng gzhi bshad pa*)。此外，藏譯中還保存有一部羅睺羅跋陀羅 (Rāhulabhadra) 造《菩薩行境清淨經義略攝》(D 3965, *Byang chub sems dpa'i spyod yul yongs su dag pa'i mdo'i don mdor bsdu pa*) 的論書，全書為頌文，篇幅非常短小，從內容判斷，應該是對《華嚴經·淨行品》的概述。

《華嚴經》與密教亦有一定的關涉，這方面日本學者早有論述。<sup>79</sup> 漢譯中保存有不空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門》(T19, no. 1019)，以及失譯的《大方廣佛花嚴經入法界品頓證毗盧遮那法身字輪瑜伽儀軌》、《華嚴經心陀羅尼》(T19, no. 1021)，後一部陀羅尼在《甘珠爾》「怛特羅部」中

<sup>77</sup> Skorupski, Tadeusz, *A Catalogue of the Stog Palace Kanjur*, no. 248, p. 140.

<sup>78</sup> 第九品：*'Jig rten gyi khams kyi rigs rnam par gzhas pa'i sgra ma lus pa*；第十品：*Rnam par snang mdzad kyi le'u*。其中第九品的品名與現存藏譯《華嚴經》稍有不同，這兩品大致相當於漢譯《八十華嚴》的「華藏世界品」和「毘盧遮那品」。

<sup>79</sup> 參見 Martin, Dan., "Illusion Web: Locating the *Guhyagarbha Tantra* in Buddhist Intellectual History," p. 190. Martin 在這篇文章中討論了寧瑪派舊譯續部典籍中的「幻網」和《華嚴經·入法界品》的關係。

亦有保存 (D 585, *Sdong po bkod pa'i snying po*)，「怛特羅部」還保存有《執持華嚴陀羅尼》(D 584, *'Phal po che gzung bar 'gyur ba'i gzungs*)，兩部陀羅尼都提到書寫念誦其中的真言即相當於書寫念誦《華嚴經》，功德不可思量。一些怛特羅論書對《華嚴經》亦有引用，此不詳述。

《華嚴經》作為一部整經在藏地似乎並不是十分流行，倒是其中的某些單經在藏文論書中頻繁得到引用。《華嚴經》在漢地的流行正值唐代，聯系到當時漢藏文化交流頻繁的大背景，中原地區的「華嚴」熱潮理論上應該在藏地有所反映，但是這方面的資料非常缺乏。德格《甘珠爾》保存有《華嚴經》的一篇譯跋，是一個叫做 *Bkra shis dbang phyug* 的僧人應德格土司 *Bstan pa tshering* (1678–1738) 於 1722 年所寫，其中透露出藏族人對《華嚴經》流傳情況的一些認識，茲翻譯如下，並以此作為該篇文章的結尾：<sup>80</sup>

如來三轉法輪中，末轉真實了義法輪之精髓（即為此）無與倫比之《華嚴經》。（彼經）有《大方廣藏經》、《耳飾》、《蓮花飾》等諸多異名。「如來華嚴品」、「十迴向品」、「十地品」、「普賢行品」、「如來出現品」、「離世間品」、「入法界品」這（根本）七品再各自予以細分（而有）四十五品，39, 030 頌。布頓仁波切等認為有 130 卷零 30 頌，蔡巴《甘珠爾目錄》為 115 卷，《丹噶目錄》為 127 卷，今日諸傳本中的卷數也不盡一致。該（經）首先是由龍樹傳給班智達佛馱跋陀羅（*Byang chub bzang po*, 359–429）和實叉難陀（*Dga' ba*, 652–710），此二人將其譯為漢文。據說 *Surendrabodhi* 和 *Vairocanarakṣita* 曾對漢譯做過校訂。

經教傳承（有二），從漢譯而來的是：佛陀→文殊→龍樹→上述兩位班智達，然後由 *Thu thu zhun*（祖杜順，558–640）和尚等次第傳承。衛地人士桑傑奔（*Dbus pa Sangs rgyas 'bum*）從 *Gying ju* 和尚處聽聞，從此傳給卻登（*Mchog ldan*）譯師，並延續至今。<sup>81</sup> 從天竺而來的是：

<sup>80</sup> D 44, *Nga*, 362a6–b5. 跋文大致內容的英譯可參閱 Martin, Dan., “Illusion Web: Locating the *Guhya garbha Tantra* in Buddhist Intellectual History,” p. 203, n. 41.

<sup>81</sup> 五世達賴喇嘛在其《深廣正法之得法錄·恒河水流第四函》給出了一個更詳細的名錄：*Thu thu zhun*（祖杜順）→*Gyim btsun ja*（智儼尊者）→*Ten zhi du go zhi*（大賢首國師）→*Tshing lang go zhi*（清涼國師）→*Gyi hung*（圭峰）→*Ha'i hrī tha'i*→*Gyi ju son chen gyin*→*Sing ga sang*→*Gying ju*→*Dbus pa Sang rgyas 'bum*→*Lo tsā ba Mchog ldan legs pa'i blo gros bla ma bsod nams seng ge* ... 參見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 “*Khor lo mtha' ma'i snying po phul du byung ba sangs rgyas phal po che'i mtshan gyi rnam grangs ston pa'i sde snod skor.*” p. 249.

龍樹→提婆→文殊稱 ('Jam dpal grags) 等次第傳承。巴日 (Ba ri) 譯師從金剛座 (Rdo rje gdan pa) 處聽聞，從此傳給欽·尊珠森格 (Mchims brtson seng)、至尊大薩迦巴 (Rje btsun sa skya pa chen po)。<sup>82</sup>  
 上述譯跋不見載於其他譯師班智達的翻譯史和(《甘珠爾》)傳本。

縮略語

BHSD – F. Edgerto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2 vols., New Haven 1953. Vol. II: Dictionary.

D – Derge blockprint version of Tibetan canon. Hakuju Ui, Munetada Suzuki, Yenshō Kanakura, and Tōkan Tada, *A Complete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s (Bkaḥ-ḥgyur and Bstan-ḥgyur)*, Sendai: Tō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1934.

---

<sup>82</sup> 據五世達賴喇嘛，這兩個傳承到了一個叫做 *Mkhan chen shes rab rdo rje* 的人那里開始合流，在他之后的受法者接受了《華嚴經》漢地和印度合二為一的傳承。

參考文獻：

1. 中文、日文、藏文文獻

- 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嘉措（2009）。〈深廣正法之得法錄•恒河水流第四函〉。  
《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嘉措文集》，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 “Zab pa dang rgya che'i ba'i dam pa'i chos kyi thob yig gaṅga'i chu rgyun las glegs bam bzhi pa.” Rgyal dbang lnga pa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i gsung 'bum. Beijing: Krung go'i bod rig pa dpe skrun khang. TBRC W1PD107937. 4. <http://tbrc.org/>.]
- 布頓大師著（1986）。《佛教史大寶藏論》。郭和卿譯。北京：民族出版社。
- 白嘎桑布（2006）。《經藏總論》。北京：民族出版社。[Pad dkar bzang po. Mdo sde spyi'i rnam bzhag. Beijing: Mi rigs dpe skrun khang.]
- 西岡祖秀（1981）。〈「プトゥン仏教史」目錄部索引 I〉。《東京大學文學部文化交流研究施設研究紀要》4。頁 61–92。
- 多羅那他（1986）。《印度佛教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年第二次印刷）。[Tāranātha. 1986. Rgya gar chos 'byung. Chengdu: Si khron mi rigs dpe skrun khang.]
- 西藏博物館（2003）。《旁塘目錄；聲明要領二卷》，北京：民族出版社。[Bod ljong rten rdzas bshams mdzod khang. 2003. Dkar chag 'phang thang ma; 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 Beijing: Mi rigs dpe skrun khang.]
- 高崎直道（1983）。〈華嚴思想の展開〉。平川彰、高崎直道，梶山雄一編，《華嚴思想》。（講座大乘佛教 3）。東京：株式會社春秋社。（1996 年，新裝版第 1 刷）。頁 1–222。
- 黃明信（2003）。《漢藏大藏經目錄異同研究：〈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及其藏譯本箋證》，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 榊亮三郎（1916）。《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譯名義大集》。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叢書 3。東京：鈴木學術財團。（1973 年，第五刷。）
- 薩爾吉（2011）。〈〈甘珠爾〉中保存的于闐僧人尸羅達摩譯經〉。《藏學學刊》（第六輯）。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編。頁 51–106。

## 2. 西文文獻

- Bethlenfalvy, Géza., 1982. A Hand-List of the Ulan Bator Manuscript of the Kanjur Rgyal-rtse Them Spañs-ma (Debter, Deb-ther, Debtelin – Materials for Central Asiatic and Altaic Studies 1: Fontes Tibetani 1),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 Bendall, Cecil (ed.). 1897–1902. *Çikshāsamuccaya: A Compendium of Buddhist Teaching* compiled by Çāntideva chiefly from earlier Mahāyāna-sūtras (Bibliotheca Buddhica I), St. Pétersbourg: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 (repr.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vt. Ltd.).
- Cowell, E.B. and Neil, R.A. (eds.). 1896. *The Divyāvadāna: A Collection of Early Buddhist Legends*,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 Eimer, Helmut. 1999. The early Mustang Kanjur catalogue: A Structured Edition of the Mdo snags bka' 'gyur dkar chag and of Nor chen Kun dga' bzan po's bKa' 'gyur ro cog gi dkar chag dstan pa gsal ba'i sgron me. (Wiener Studien zur Tibet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Heft 45). Wien: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 Gaṇapati Śāstri, T. (ed.). 1920. *Mañjuśrīmūlakalpa*. (Trivandrum Sanskrit Series nos. 70). Trivandrum.
- Harrison, Paul. 1996.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In José Cabezón and Roger R. Jackson, (eds.), *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 Ithaca: Snow Lion, pp. 70–94.
- Herrmann-Pfandt, Adelheid. 2008. *Die lHan kar ma: ein früher Katalog der ins Tibetische übersetzten buddhistischen Texte; kritische Neuauflage mit Einleitung und Materialien* (Denkschriften /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367. Bd.), Vienna: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Hori, Shin'ichirō. 2012. “Sanskrit Fragments of the Buddhāvataṃsaka from Central Asia,” in Roberto Gimello, Frédéric Girard, Imre Hamar, (eds.) *Avataṃsaka Buddhism in East Asia: Huayan, Kegon, Flower Ornament Buddhism. Origins and Adaptation of a Visual Culture* (Asiatische Forschungen 155),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pp. 15–35.
- Karashima, Seishi and Wille, Klaus (editors-in-chief). 2009. *Buddhist Manuscripts*

- from Central Asia: The British Library Sanskrit Fragments, Volume II.1, 2,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 La Vallée Poussin, Louis de. 1962.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 Dan. 1987. “Illusion Web: Locating the Guhyagarbha Tantra in Buddhist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Christopher I. Beckwith, (ed.), *Silver on Lapis: Tibetan Literary Culture and History*, Bloomington: The Tibet Society, pp. 175-220.
- Matsuda, Kazunobu. 1996. *Two Sanskrit Manuscripts of the Daśabhūmikāsūtra Preserved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Kathmandu*, Tokyo: The Toyo Bunkyo.
- Monier-Williams, Sir Monier. 1976(reprinted).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Etymologically and Philologically Arrange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ognat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New edition,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 Nattier, Jan. 2005. “The Proto History of the Buddhāvataṃsaka: The Pusa benye jing 菩薩本業經 and the Dousha jing 兜沙經,”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04*, Vol. VIII,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pp. 323–360.
- Nattier, Jan. 2007. “Indian Antecedents of Huayan Thought: New Light from Chinese Sources,” in Imre Hamar (ed.), *Reflecting Mirrors: Perspectives on Huayan Buddhism (Asiatische Forschungen, Band 15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pp. 109–138.
- Ōtake, Susumu. 2007. “On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Buddhāvataṃsaka-sūtra,” in Imre Hamar (ed.), *Reflecting Mirrors: Perspectives on Huayan Buddhism (Asiatische Forschungen, Band 15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pp. 87–107.
- Ramanathan, A. A. 1971. *Amarakośa, with the Unpublished South Indian Commentaries*, Madras: the Adyar Library and Research Centre.
- Schopen, Gregory. 1978. “The Five Leaves of the Buddhāvalambhānaprātihāryavikurvāṇanirdeśa sūtra found at Gilgit,” in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vol. 5, pp. 319–336.



- Skilling, Peter. 1997. “From bKa’ bstan bcos to bKa’ ’gyur and bsTan ’gyur.” In Helmut Eimer (ed.), *Transmission of the Tibetan Canon: Papers Presented at a Panel of the 7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Graz 1995,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p. 87–111.
- Skilling, Peter and Saerji. 2012. “‘O, Son of the Conqueror’: A note on jinaputra as a term of address in the Buddhāvataṃsaka and in Mahāyāna sūtras,”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ism at Soka University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11*, Vol. XV,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ism, Soka University, pp. 127–130.
- Skilling, Peter and Saerji. 2013.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uddhāvataṃsaka in India,”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ism at Soka University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12*, Vol. XVI,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ism, Soka University, pp. 193–216.
- Skorupski, Tadeusz. 1985. *A Catalogue of the Stog Palace Kanjur*,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 Vaidya, P. L. (ed.). 1960a. *Gaṇḍavyūhasūtra*.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5).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Sanskrit Learning.
- Vaidya, P. L. (ed.). 1960b.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6).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Sanskrit Learning.
- Vaidya, P. L. (ed.) 1967. *Daśabhūmikasūtram*.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series no. 7).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Sanskrit Learning.
- Vinita Tseng (ed. and tr.). 2010. *A Unique Collection of Twenty Sūtras in a Sanskrit Manuscript from the Potala (Sanskrit Texts from the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7/1, 2)*, Vienna: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 / Beijing: China Tibetology Publishing House.

